

回忆已长成纪念的森林

□郑劲松

这世界真安静,因为他。
5月24日晚,我静静地坐在西南大学档案馆的办公室里,除了窗外草从里的虫吟,耳朵里听不见任何杂音。办公室对面是一排档案库房,里面就珍藏着袁隆平学长的学籍卡、成绩表和多次回母校的一些照片资料。何其幸运,今夜,我是这个伟大灵魂青春档案的“守护人”。
这世界当然不安静,也因为他。
5月22日13点07分,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,可是在湖南,在重庆,在三亚,在北京,在他足迹到过和没到过的地方,太多的人都被被这尖锐的分针扎了一样,久久不能平静。

可怕的预感来自一个多月前。4月18日,西南大学办学115周年校庆,我和同事们策划了“校史之夜”大型文艺晚会。为给晚会添彩,我们希望能够再次邀请袁隆平学长拍个祝福短视频——所以说再次,是因为他一直对母校情深义重,已多次应约拍回视频,给师生们莫大的鼓舞。然而,经农学与生物学院院长何光华联系才得知,袁老已经住院,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。

就在那段时间,我不经意地看到今年早春他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的新闻特写,镜头中的袁老脸已经浮肿,好像突然“宽厚”了许多。那一刻,一丝恐惧掠过心头。但我相信,这位过完90岁生日就改口自己是“90后”的老人,这位从不轻言放弃、几十年如一日不断超越自己,能够在盐碱地上种出“海水稻”、创造植物生命奇迹的“老稻穗”,一定会挺过难关,创造自己生命的奇迹。十几年前接受记者采访,他不是说自己“70岁的年龄,50岁的身体,30岁的心态,20岁的肌肉”吗?

但,这粒改变世界的种子还是停止了呼吸,好像大地也为他摁下了暂停键。好多地方一改几日前的晴朗而下起绵绵细雨,这个季节,拔节生长的禾苗是喜欢雨的,清风过处,所有的禾苗都弯腰致敬,有如一双手抚摸后,赶起一层层绿色的柔波。“三捆禾苗,沾着稀泥的禾苗,被人捧

到湘雅医院的楼前,可能是让远行的袁爷爷再看一眼他最心疼的儿女吧……”在朋友圈看到这样的情景,人们再一次泪目。“泪目”是这两天的高频词。

我无法安静,但又必须安静下来。
我无法不去浏览这个名字刷屏的朋友圈,无法不一次次被一个词、一句话、一个场景击中而悸动。静不下来,是因为所有人都在替你表达,替你回忆,替你丰满一个名字的无尽内涵。这两天,一粒种子在发生核聚变,无数的种子在发芽生根。

为他写诗,为他写评,为他写唁电,为他给记者提供素材,但是,我一直强忍泪水,没有打开自己锁着的私藏的那道门。那道门,终于在今夜,在宁静的档案馆里,被窗外的微雨破门而入,回忆已长成纪念的森林。

也是这样的雨夜,我第一次遇见只在新闻里、课本上见过的袁隆平。

2008年10月27日,阔别母校多年的袁隆平回到合校后的西南大学。傍晚时分,冒着细雨,已有上千师生自发来到西南大学一号门,迎接自己崇拜的英雄校友。“来了!来了!”轿车缓缓驶进校园,袁隆平摇下车窗,微笑着向雨中的师生们挥手致意。“袁隆平,真是袁隆平!”有人尖叫。“袁爷爷好!袁爷爷好!”校内门掀起一阵欢呼的声浪。不少学生还跟着轿车跑步追到一千多米外的桂园宾馆,只为了多看他一会儿。

这是一个被细雨打湿的瞬间。这瞬间也纠正了“60后”的我对“90后”的某种“傲慢与偏见”:不要以为他们只知道追影星、歌星、网红,其实,他们最崇拜的依然是袁隆平这样的知识英雄与科学巨星。

袁隆平却没有丝毫的傲慢与偏见,而是像一株散发着泥土清香的谷穗那样淳朴与温良。校方以最高礼仪接待这位受世人尊重、受师生敬仰的校友,原本想安排在北碚唯一的五星级酒店,被袁隆平一口拒绝。他说:“我回来就是学生,学生就要住在学校,只是麻烦给我安排靠里边、不靠公路的房间就是。”

那时,我在学校宣传部负责校报、电

视台、校园网三大板块的新闻事务,便得天独厚,三天陪在袁老左右“贴身”采访或记录。那也是我此生“写作之最”,以“秋风秋雨情更浓”为总题,早中晚各一篇,接二连三在校园网上推送系列报道。

最感人的场面出现在南山。回校第二天,做完杂交水稻学术报告,市领导邀请袁隆平到渝中区江边的一艘船上共进晚餐。随后,我们和袁老一起上南山一棵树观景台。他曾在重庆度过十余年青少年时光,一路指指点点,谈兴很浓。走上观景台才发现,观赏夜景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,根本无法让他进到最佳位置。当随行的摄影师打开灯光,我们这一行人突然被照亮,奇迹发生了——“袁隆平?那个老人是袁隆平?”游客们先是小声询问,得到确认后,几百名游客发出了整齐的掌声。像有人指挥似的,挡住我们视线的那群游客整齐地挤到一边,让出观景台的C位,场面令人震撼。

“袁院士,来这儿看!”游客们发出邀请。袁老也不客气,快步上前,“好,我来看,我来看。”他指着朝天门的江水说:“看嘛,那儿,日本人的飞机来了,我没跑防空洞,就从那儿跳到江里躲。”众所周知,这位杂交水稻之父,其实也是一位游泳健将。

第二次见袁老最幸福,因为是我一个人独享和老人半下午的宝贵时光。

那是2014年12月25日,虽然是早上去深夜回的短暂一天,却足以让我回味无穷。

按惯例,每年元旦前,学校都要举行一场文艺晚会,迎接新年的到来。那次晚会由我担纲策划,我突发奇想:约请几位著名校友拍祝福视频,在晚会中穿插。策划得到了认可,但对于德高望重的袁隆平校友,我不好意思叫他的秘书代劳,得亲自去拍。经联系,老人那天下午正好有空。我立马买好往返机票,只身飞往长沙,到他的杂交水稻工程中心去采访。一见面,我刚介绍自己是几年前他回母校时“跟班”报道的某某,袁老就笑了:“记得,记得,宣传部的。”他招呼我坐下,刚开始,我很紧张,袁老摸过桌上的一盒烟就递了过来,“何必这么远跑一趟,我们找个人录了

发过去就是嘛。”袁老还责怪秘书没提前说,否则,就不用麻烦我跑这么远来一趟。

那一刻,我感觉坐在面前的,不是蜚声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,就是我的邻居,我早年乡下的爷爷一样,亲切、随和,没有半点架子。

我也放松下来,录好几句祝福视频,还贪心地和袁老聊了好一阵,又去看了相关展览,直到黄昏……

其后的2016年校庆前夕,学校委托我策划撰写袁隆平的话剧,大纲出来后,我同校领导、校友办的同事又去了一次长沙的水稻中心。

而校庆期间,袁老回到母校的一切,都成为西南大学人的共同记忆,无需赘述。但有个瞬间一直留在我脑海:校庆大会即将开始,当袁隆平步入会场,全场掌声、欢呼声雷动。入座后,一群师生、校友激动地涌到主席台前,对着他猛拍,也转过身自拍。此时此刻,我相信,拥有这一瞬间的人,也必将珍藏一生,回忆一生。

后来,袁老到重庆南川的杂交水稻示范基地考察,也到过学校一次,座谈会后就匆匆离去。他太忙了,第三代杂交水稻,就是他寄予厚望的第三代子女,他要争分夺秒地为子女的成长奔忙……那次,我同样作为校园记者参会。

独家拥有的记忆,此刻就在我身边:一只略有锈蚀的密码箱。这还是2008年那次回校期间发生的小插曲。这只袁隆平随身携带多年的密码箱,装着他的重要资料和书籍、文件。但在宾馆住下后,袁老要打开箱子取资料时,却怎么也打不开,叫来秘书,叫来保安,叫来懂锁的人,都束手无策。无奈之下,袁老决定砸开。这只被砸开的密码箱,就这样留在了学校,后来转交到了档案馆。箱面上写着一张纸条,注明了参与和见证砸箱子的校办、校友办、宣传部的人名。

此刻,这只密码箱就躺在我的办公桌上,陪伴我写着这篇长文。夜无声,雨也歇,真安静。我不敢去动这只箱子,也没法动它。因为,里面装着的是大地一样厚重的灵魂。

□夏天

菜市场,一处最能了解一座城市“毛细血管”的地方。5月20日开放的《真诚的日常》石灰市菜市场影像展,几位参展艺术家以他们对菜市场的不同视觉与理解,呈现了一场区别于美术馆的全新展览。

这些作品以影像、声音装置、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,赋予日常生活的碎片以温情和美感,提醒我们看似平凡的每一天、每一刻、每一个细节,都蕴含着生活的意义与价值。比如,有位参展艺术家沉浸式地体验与探索菜市场空间关系的变化,发现凌晨3点后的进货时段,才是由菜市场奏起的交响乐曲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几位参展艺术家除了四川美术学院青年教师,也有在校大学生、网红博主、护士转行的追梦者。不管他们从事怎样的工作、有着怎样的人生,他们都没有忘记,日常生活可以熠熠生辉,每个人都可以是生活的艺术家。就像有的作品呈现的,菜市场里忙忙碌碌的摊贩背后,是一个个温情的小家庭——在菜摊上装点浪漫玫瑰的小情侣,从没拍过结婚照但感情甚笃的中年夫妻,用平板车拉着孩子玩耍的父亲……

这是一个人间烟火气与艺术作品交相辉映的“无界美术馆”,没有一个接一个的展厅,没有门禁和保安,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本真面目和艺术的诚意:大爷大妈买完菜可以顺便溜达一圈,看看手里貌不惊人的鸡鸭鱼肉是如何摇身一变成墙上美轮美奂的“艺术品”;卖菜的小贩们守着摊位也不像过去那样掐着时间苦熬,随时可以起身对着墙上的作品评头论足一番,掂量现实与艺术之间的差距,发表自己基于客观生活的见解;游客则可以来到这里,深刻感受重庆激情与内敛、本土与国际交融的城市文化底色。

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,城市街区文化的进化与改造渐入佳境。很多地方不但保留了大量具有历史感的老街区老建筑,还充分利用这些历史遗留构筑了诸多符合自身城市特点的人文场景,既为城市文化形象打开一扇窗口,提升了城市文化形象,更拉动了地方经济,繁荣了街区商业文化。

更重要的是,这些老街区老建筑,本身就是最好的“博物馆”“美术馆”,往往通过一个创意、一个专业策划团队的介入,短时间就能打造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美育场所。所以,石灰市菜市场举办的“真诚的日常”摄影及多媒体艺术展,无疑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,也为“艺术进入社区”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范例。

这或许不是一个真正的展览。当你买完菜后你会发现,这里仍然是你最熟悉的石灰市菜市场,只多了一些真诚的艺术。

那年,我回生产队推广杂交稻

□庞国翔

大概是1983年春节过后上班不久,我被乡政府安排回我所在的生产队,推广种植杂交水稻。

为什么派我去干这个当时还很困难的事?这说来话长。因为我在乡政府上班,有一份工资,也算是乡干部吧,但我又没脱产。我家在农村,在江津与綦江交界的太公山下,还有一份承包地。每个星期天和节假日乃至每天下午6点钟乡政府下班后,我都会急切地赶回家,与老爸老妈、妻子哥嫂一起干农活,打点自家的承包地。于生产队社员来说,我是乡干部,而于乡里的书记乡长主任等等来说,我就是个还有承包地的农民。正因为我乡干+农民的特殊身份,乡长就派我回所在生产队推广种植杂交水稻。

乡长说:“你首先在你家三亩一分田里带头种杂交稻,然后动员你七大姑八大爷都种。你是乡干,在生产队有影响。”

我们这个乡是个典型的农业乡,在一脉大山的西麓,土薄田瘦,农民靠天吃饭。虽然人均有一亩多水田,但种植的一种叫“黑基南”“马尾齐”的高竿水稻,亩产就300多斤,稍有干旱,还会减半。所以,当时我们这地方,稻米是非常珍贵的。在1978年以前,有客人来才煮一顿白米干饭。1978年以后,土地开始下放到户,社员能吃饱肚子,但吃的多是粗粮杂粮,隔三差五才吃一顿白米干饭。

这次,乡长到县里开会回来后,就计划推广杂交水稻。乡长在乡机关会上说这杂水稻亩产可达八九百斤甚至超千斤,说这水田不用深犁深耙、不用平整秧田撒谷种,说秧苗用温室一烤就生长出来。他还说这一窝只栽一根秧,分蘖后就长成大窝秧等等。几个老干部听得直翻眼。

乡长最后看了看我又说:“我们乡政府在农村有责任田土的同志,今年就带头搞推广。”我知道这是说我,因为乡政府就我一个属招聘的不脱产的乡干部。

回家后我将这事的重要性向父母和老婆说了。好在他们都很支持,他们觉得乡长不会拿粮食生产来开玩笑,他说的一定有把握。于是,我在院坝边建了温室,开始育苗。一个生产队的人都来看,有些好奇。我还动员了我的七大姑八大爷加入了育秧团队,又动员队里的党员和团员参加。

问题来了。温室育秧才开

始4天,退下来多年的老队长找上门,他解放初期就当队长,天天安排农业生产。前些年地下放到户,他还是闲不住,老是走村串院提醒社员春种秋收等等。

他鼓着双眼很生气,说:“‘三犁三耙一碗油,不犁不耙没搞头。’你在乡里跑二排,回来就叫大家不犁不耙,用火烤秧,种什么杂交稻!”这话我还真不好回答。我只给他反复解释这是新品种、新技术,请老队长放心。但他越说越生气:“你这样搞,生产队的人吃不起饭、饿肚子,你要负责!”

他边说边要掀我的温棚。我急忙逃烟说好话:“老队长,您放心您放心!如果种杂交稻的农户今年没收成,我用工资赔。”

“哼,你赔得起吗?种庄稼呀,你还得跟我们这些老把式好好学学。”他气鼓鼓地走了。

当晚,我也想了很久,万一这次搞砸了我真的赔得起吗?我月工资才50元呀!但我还得继续搞下去。生产队近一半的社员同我一起种杂交稻,大家心里都是悬吊吊的。这期间,乡长来过几次,来一次把我吵一次,叫我改这改那。我看得出他心里也不是不踏实。

奇迹真的出现了。我们原来栽下的很不像样的秧苗,到抽苗期长势非常好。到扬花抽穗时,更是满田旺旺。到了收割时,亩产至少900斤,多的达到1000斤。这下全生产队都沸腾了。更重要的是,这杂交稻米做的饭太好吃了,就像过年才能吃的糯米饭一样。

第二年,整个生产队的社员就跟着种杂交稻了。秋收的时候,社员们自备的粮仓都装得满满的。这年,我被乡里任命为乡农技站站长。

一天下午,我从乡政府下班回家途中,碰到老队长,我向他敬了一根烟。他问:“你说说这杂交稻产量怎个高是啥原因哟?”我说:“这是一个姓袁的科学家,通过多次试验后搞出的优质高产水稻品种。”

这个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老人自言自语道:“这人真是个活菩萨呀!”



希望的稻田——摄于南川区石溪镇盐井村。

胡波 摄/视觉重庆

丈夫的车缘

□修羽

丈夫一生爱车。年轻那阵开摩托车,工作时开越野车,退休后开经济适用的家用轿车,古稀之年又开上了新能源电动车。

丈夫对车的酷爱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。私家摩托刚开始出现那会儿,他常常站在马路牙子上,迎接摩托车由远驶近,再目送其渐行渐远,艳羡之情满眼满脸都是,似有魔怔。彼时,改革开放不久,物资开始丰富,洗衣机电机作为实用的奢侈品,成为大众的首选——可我家这两样都还没有,丈夫却提出了要买车!这让亲戚朋友都觉得不可理喻,我也不赞成。但我辈不过他。东拼西凑还借了钱,他把摩托车请回家。当他穿着桔红色的摩托车装隆隆地回来,兴奋矫健地下车,取下头盔时,我甚至有些疑惑:当初我看上的不是一个写字画的书生吗?怎么变成一个风风火火的骑士了!

1990年代初期,丈夫自砸“铁饭碗”,到私企从事管理工作。不久,他学会了开汽车。每天早晚,丈夫开着单位为他配的越野车,狂

奔在渝中和郊区之间,他对车的依赖倍增,驾车技术也愈发沉稳老道。

后来退休了,丈夫回到家,怪落寞的。我知道症结所在。待儿子工作了,我将积蓄凑凑,请回了一辆家用轿车。有了新“坐骑”,丈夫充实了,开着车,带着我和狗,几乎跑遍了重庆各区县的古镇,还远赴香格里拉和梅里雪山。除了一路的风景名胜让我们赞不绝口外,条条通衢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像梅里雪山这种路途遥远、关山阻隔的地方,虽然穿山越岭,但都是柏油路面,轿车开起来得心应手。重庆境内给我们的深刻印象除了村村都通柏油马路,还有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停有小轿车,有的还不止一辆,其中也不乏中高档车,让我们仿佛行进在赏心悦目的欧洲乡村。

如今,在这个几乎全民有车的时代,作为自驾先行者,丈夫虽已七十有余,但却毫无“解甲归田”之意。迷上了新能源电动车已有好几年的他,也想过上一把瘾。开始,我坚决反对:古稀老头了,还开什么车嘛,还是高科技电脑控制的车,自己连智能手机功能都没

完全搞清楚。何况,现在网约车出租车公共交通都方便得很,花几十万还不如到南极去一趟。朋友听了我这句抱怨,冲口而出:你们两个都是败家子!

丈夫听后,却不以为然,说,存钱不如消费,现在吃穿住有保障,生病有医保,孩子也不需要资助,我们都老了,不抓紧享受更待何时?大事情上我从来都举不赢他,再输一次不丢人。如今,除了遛狗、写字外,丈夫总是去钻研他的“新欢”。的确,新能源车还是有个熟悉过程。这不,第一次上高速,就是去尝试自动驾驶。哪想,红火大太阳,晒得我们无处躲藏,我在车内也戴上草帽,两只狗狗一直伸长舌头风箱般地哈气。只有丈夫意气风发,说过去开机动车,沿途风景只能飞快瞟一眼,现在只要开启自动驾驶模式,他想看几眼就几眼,身心都轻松了许多。

丈夫是幸运的。他步步踩在改革开放的点上,社会往前一步,他的“坐骑”便更新换代一部。如同电视剧《理想照耀中国》所表达的,国家理想与个人理想共情了,就能踏上共同幸福的康庄大道。